

◆湖上閒思錄

◆人生十論

錢賓四先生全集

錢穆 著



39

錢賓四先生全集

◆ 湖上閒思錄  
◆ 人生十論

聯經



A89G15

錢賓四先生全集 ③

湖上閒思錄

錢 穆 著



湖上閒思錄

錢穆

## 出版說明

民國三十七年春，錢賓四先生任教於無錫江南大學，時值政局晦昧，光明難睹，又復胃病初愈，體況欠佳，遂於課餘之暇，常徜徉湖山勝處，故時有閒思遐想。適友人謝幼偉先生爲上海申報副刊學津邀稿，先生乃以湖上閒思隨筆應之。前後經時約四月，積成此三十篇文字。惟不久學津即告停刊，僅前五篇曾經發布。先生擬彙爲一編，取名「湖上閒思錄」，未及付梓，而時局已遽變。翌年，先生倉皇南下，此稿未及攜出。民國四十七年冬，始由大陸學生將之郵寄至港。先生歷經亂離，於十年後獲重睹舊作，欣喜無限，乃於四十八年秋，將全稿交香港人生雜誌絡續刊布。四十九年五月，由人生出版社結集正式出版。

先生在本書再跋中有言：「歷史限於事實，可以專就本己真相即明；而文化則寓有價值觀，必雙方比較，乃知得失。余在成都始寫中國文化史導論一書，此爲余對自己學問有意開新之發

端。『本書則爲先生繼中國文化史導論後，探討中西文化比較之另一有系統著作。

民國六十九年，由三民書局在臺北再版發行。今全集整理，即以臺版爲底本，新加入書名號、私名號、引號，另作引文之版式處理，以利讀者閱讀。排校工作雖力求慎重，錯誤疏漏之處，在所難免，敬希讀者不吝匡正。

本書由邵世光小姐負責整理。

錢賓四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 謹識

## 序

我這一本湖上閒思錄，是今年春天因着一位友人的一番慫恿而觸機開頭寫起的，經過了約莫四個月的時間，積成這三十篇文字，把它彙集成冊。我的生活，其實也算不得是閒散，但總是在太湖的近邊，時時見到閒雲野鷗、風帆浪濤，總還是有一些閒時光的。我的那些思想，則總是在那些閒時光中透逗，在那些閒時光中醞釀。而且我之所思，實在也與世無補。我並不是說我對於當前這些實際的人生，漠不關心，不想幫忙。但總覺得我自己無此智慧，無此精力，來把捉住這些當前的實際人生之內裏的癥結，而試加以一種批導或斡旋。因此也只能這般躲在一旁，像無事人模樣，來思考那些不關痛癢不着筋節的閒思慮。我也並不說我的那些閒思，便在此三十篇中告一段落。只因爲我的閒思，總算是在此三四個月的閒時光中閒閒地產生，實際則只還是閒閒地記錄寫出。而我想，讀我書的人或許只想在三四日或三四鐘點中匆匆讀完。若我把這些稿子久藏不



出，積壓得多了，我又怕更引起讀者的忙迫，要在幾天或幾個鐘點的短時間裏，匆忙地一口氣來讀我的太多的閒思錄。忙讀是領略不到閒思的情味的。因此先把此三十篇發表了，也好減輕讀者們忙讀的壓迫。將來若使我續有閒思的機會，好絡繹的寫出，再彙成續集三集，也讓讀者們好分集的閒閒地來讀。

我這一本閒思錄，並不會想如我們古代的先秦諸子們，儒、墨、道、法，各成一家言，來誘世導俗。也並不會想如我們宋明的理學先生們，程、朱、陸、王，各各想承繼或發明一個道統，來繼絕學而開來者。我也並不會想如西方歐洲的哲學家們，有系統、有組織、嚴格地、精密地，把思想凝練在一條線上，依照邏輯的推演，祈望發現一個客觀的真理，啟示宇宙人生之奇祕。我實在只是些閒思，惟其只是些閒思，在我寫第一篇的時候，我並沒有預先安排如何寫第二篇。在我寫第二篇的時候，也並沒有設法照顧或迴護到第一篇。在我只是得着一些閒，便斷斷續續地思而寫，這些些無所爲的，一任其自然的，前不顧後，後不顧前。而且在我開始寫這閒思錄之前，慫恿我的那位友人，他早已給我一限制，不希望我長篇累牘地寫，字數上他希望我不超出二三千字的篇幅。我開始既如此寫，以後也便照樣寫。而且我覺得，篇幅有了限制，也好省得我轉成忙迫。心下預定了只寫這些字，因而不致失卻我開始寫時的閒情。寫了二三千字，我便戛然而止，

我也並不會想一定要把我當時的一番閒思像模像樣地造成一理論。有時上面多寫了些，下面便少說些；有時上面少說了些，下面便多寫些。而且我每一篇在寫的時候，也沒有預定題目，有時想到較複雜較深遠的，也在此三四千字中交卷。有時想到較簡單較平淺的，也在此三四千字中交卷。寫完了，隨便拈篇中一兩字作爲題目裝成一牌子安上。有些是上一篇未說完的，又在下一篇乘便補出。有些是上一篇已說到的，又在下一篇重複說及。有些是某一篇只當是某一篇之一隅舉例，有些則兩篇之間又好像有些衝突不一致，有些是尙多言外之意，也懶得再申說。篇目的前後，全照動筆的次序，沒有再編排過。中間有一兩篇是宿稿，因爲文言白話的體裁關係，而把來略略地改寫的。然而這些總還是我一人之所見，而且近在四個月中間寫出，應該是仍還有一個體系的。這些則只有讓讀者們自己去認取。我只請求讀者們在臨讀時，也先把自己的心情放閒些，則一切自易諒解，一切自易愿恕。

從憑我的那位友人，使我觸機開頭寫這一本閒思錄的是謝幼偉先生。他爲申報館的副刊學津討稿，我的稿開始了，但申報的學津停刊了。我引起了興頭，終於有此一册小書。讓我乘便在此感謝謝先生的一番慫恿。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夏錢穆識於無錫榮巷

## 跋

本書乃民國三十七年春間所寫。其時余任教江蘇無錫江南大學，課務輕閒，胃病新愈，體況未佳，又值時局晦昧，光明難覩。時時徜徉湖山勝處，或晨出晚歸，或半日在外。即暫獲間隙，亦常徘徊田塍魚塘之間。盡拋書冊，惟求親接自然，俛仰逍遙以自遣。心胸積滯，逐一滌盪，空所存抱，乃時有閒思遐想，如游絲輕漾，微葉偶飄，來入庭際，亦足賞玩。乃於夜燈坐對，隨筆抒寫，初不自意遂成卷帙。嗣亦擱置，不復再續。越一年，倉皇南行，此稿亦未攜帶。今冬重入吾眼，則已轉瞬十年矣！再自披覽，即篇題亦都忘卻，更不論內容所涉。循誦而下，恍如讀他人書，乃深幸此人談吐，與其平日素所蓄藏，無大懸別，此亦大可欣喜之一境也。惟閒冗相異，儼如隔世。卻念生平，有此一段暇晷，堪作回憶，彌自珍惜。刊而布之，亦聊以存當時心影之一斑焉。

中華民國四十七年冬至錢穆再識於九龍之鑽石山寓廬。

## 再 跋

余自對日抗戰期間，在雲南宜良寫成國史大綱一書以後，自念全部中國史中之大綱大節，已在書中揭舉。循此詳求，事在讀者。或有謬誤，亦待讀者指出，再作思考。余之興趣，遂從歷史逐漸轉移到文化問題上。

余之研治國史，本由民初「新文化運動」對國史多加詬訾，略有匡正。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庶於世風稍盡補偏救弊之功。但自世界第二次大戰開始，確信歐西文化亦多病痛，國家民族前途，斷不當一意慕效，無所批評抉擇，則盲人瞎馬，夜半深池，危險何堪設想。又歷史限於事實，可以專就本己，真相即明。而文化則寓有價值觀，必雙方比較，乃知得失。余在成都始寫中國文化史導論一書，此為余對自己學問有意開新之發端。

及抗戰勝利，頗謂國事未定，變端莫測，因決意不返平津，亦不滯京滬，惟冀覓一靜僻處，俾得潛心，以漸待時局之安定。乃重返昆明，初不料其學風囂張，乃有大出意料之外者。又在咸

湖上閒思錄 目次

序	五
跋	九
再跋	一一
一 人文與自然	一
二 精神與物質	五
三 情與欲	一一
四 理與氣	一七
五 陰與陽	二三
六 藝術與科學	二七

七	無我與不朽·····	三三三
八	成色與分兩·····	三七
九	道與命·····	四三
一〇	善與惡·····	四九
一一	自由與干涉·····	五五
一二	鬭爭與仁慈·····	六一
一三	禮與法·····	六七
一四	匆忙與閒暇·····	七三
一五	科學與人生·····	七九
一六	我與他·····	八三
一七	神與聖·····	八七
一八	經驗與思維·····	九一
一九	鬼與神·····	九九

二〇	鄉村與城市	一〇五
二一	人生與知覺	一一一
二二	象外與環中	一二一
二三	歷史與神	一二九
二四	實質與影像	一三五
二五	性與命	一四一
二六	緊張與鬆弛	一四七
二七	推概與綜括	一五五
二八	直覺與理智	一六一
二九	無限與具足	一六九
三〇	價值觀與仁慈心	一七七

# 湖上閒思錄

## 一 人文與自然

宇宙之大，只須稍讀幾本近代天文學的書，便不難想像。當你在夜間仰視天空，雖見萬千星座，密佈四圍。但那些星與星間距離之遼闊，是夠可驚人的。羣星之在太空，恰應似大海上幾點帆船，或幾隻鷗鳥。我們儘可說，宇宙間是空虛遠超過了真實。雖則那些星羣光芒四射，燦爛耀人，但我們也可說，宇宙間是黑暗遠超過了光明。

在宇宙間有太陽，在太陽系裏有地球，在地球上萬物中有了生命，在生命裏有人類，人類在整個宇宙間的地位，實在太渺小了。譬如在大黑深夜，無邊的曠野裏有着一點微光，最多只照見了他近旁尺寸之地，稍遠則全是漆黑，全是不可知。人類生命歷程中所發出的這一點微光，譬喻得更恰當些，應該如螢火般，螢雖飛着前進，他的光則照耀在後面尾梢頭。人類的知識，也只能知道已然的，憑此一些對於已然的知識與記憶，來奔向前程，奔向此無窮不可知之將來。



你若太過注意到自然界去，正如行人在大黑深夜的曠野裏，老把眼睛張望到無邊的深黑中去，將會使你恐怖，使你惶惑。但有些人又太過看重他個人的生命，當知個人的生命依然是一個自然，一樣的虛空勝過真實，黑暗勝過光明，一樣在無邊深黑中。人類的心智，則偏要在虛空中覓真實，黑暗中尋光明，那只有在人類大羣已往歷史文化的累積裏面去尋覓。這些經人類大羣已往歷史所累積着的文化遺產，我們稱之曰「人文」，用來與「自然」對立。這是真實的，光明的，但這些也只是螢尾梢頭的一點微光。

人類已往生活中所積累的一些歷史文化遺產，如何得與整個大自然界長宙廣宇相抗衡、相並立？但就人而論，也只有這樣，這是所謂「人本位」的意見。在中國傳統見解裏，自然界稱爲「天」，人文界稱爲「人」，中國人一面用人文來對抗天然，高抬人文來和天然並立，但一面卻主張「天人合一」，仍要雙方調和融通，既不讓自然來吞滅人文，也不想用人文來戰勝自然。

道家也有天人不相勝的理論，（見莊子）但道家太看輕歷史文化的羣業，一個個的個人，只能說他天的分數多，人的分數少，一面是謦乎大哉，另一面又是渺乎小哉，如何能天人不相勝呢？所以荀子要說「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

但荀子主張人類性惡，這也沒有真認識人類歷史文化羣業的真相。你若一個人一個人分析